

《红楼梦》里写了许多悲哀的故事。对我来说，尤其难忘的，是一对小女孩的痴情。因为她们年纪小又孤苦无依，因为她们说不明白又什么彼此相爱，而终究又守不住那一点点人间的温暖。

悲哀的痴情

骆玉明

故事要从元妃省亲说起。为了展现这一场大富贵大荣耀，贾府买了十二个女孩，组成一个戏班子，给贾妃和贾府的主子们取乐。后来贾府把这个戏班子解散了，大部分女孩被分派到各房做小丫鬟。

十二个女孩的名字都带一个“官”字，那当然是主人改的。其中两个，一个叫藕官，一个叫菂官。第五十八回写到贾宝玉闹了一场病，渐渐好起来。清明节这一天，他拄了一支杖，走院子外面，见山石之后，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，叶子一片翠绿，还结了许多小小的杏子。宝玉不由得悲叹：“能病了几天，竟把杏花辜负了！”这时，忽见一股火光从山石那边发出，又听那边有人喊道：“藕官，你要死，怎么弄些纸钱进来烧！”

——这便是藕官的出场。宝玉转过山石，只见藕官满面泪痕，身旁一堆烧纸钱剩下的灰烬。她有一个与贾宝玉不同的悲伤。藕官不顾触犯主子定下的规矩，是为谁烧纸呢？尽管宝玉从那个凶恶的婆子手里解救了她，她也不愿意说；她让宝玉回去问芳官——也是从戏班子出来分派到宝玉房中的另一个女孩。藕官是难以启齿吗？并不是。一段珍贵的私情，别人可以当故事来讲，自己却不能够。悲伤对于悲伤者不是故事。

于是我们听芳官来说。藕官祭的是死了的菂官。宝玉以为这是朋友之谊，却又并不是。在戏班子里，藕官演小生，就是演年轻的男性。像《西厢记》里的张生、《牡丹亭》里的柳梦梅这一类人物；菂官演小旦，演年轻的女性。在戏文里，他们的角色总是互相爱慕，有福气的就做了夫妻。这身分虽说是假的，但戏里的唱词、说白

和故事情节，都是真正温存体贴之事。

“故此二人就疯了”，芳官说。怎么疯了？两个人把戏文里演绎的感情，延伸到现实生活中来。演戏认假成真不说，虽不做戏，寻常饮食起居，两个人竟也是你恩我爱。后来菂官死了，藕官哭得死去活来，至今不忘。所以每到一定的节日，尤其是清明节，她定要设法给菂官烧纸。

演员沉迷于自己的角色，甚至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虚构的故事幻境，还是在真实的现实世界，这种情况古今中外都有记载。但藕官和菂官的故事，仍然有它特殊的地方。它也不能简单地理解成女性之间的特殊感情关系。

我们需要回头说十二个唱戏的小女孩，她们被卖到贾府的。原因是可以买卖，是因为那个时代还残存着家内奴隶制。谁可以把她们卖出去呢？在名义上必须是她们的家长；其他人这样做依然是犯法的。

当贾府决定解散这个戏班子时，给她们两种选择：一是由家人领回去，一是分派到各房当小丫鬟，此时大多数孩子都不愿意回家。

这些孩子在贾府的生活快乐吗？我们拿另外一个例子来说。

在戏班子还没有解散的时候，贾氏宗族近支的公子贾蔷常来看望龄官，他喜欢这个女孩。有一次龄官生病，贾蔷特意买了一个雀儿给龄官解闷。拿着雀儿哄那个雀儿，它在笼子里的小戏台上乱窜，衔鬼脸、旗帜。这很好玩。

龄官却不高兴了。因为演戏的雀儿勾引了她对命运的悲愤。你看她指斥贾蔷：“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，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劳什子还不算，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，也偏生干这个。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！”

她们这群女孩，本来就应该像天空中的小鸟一样，自由自在，结果被卖

到贾府来，学演戏给人逗乐。笼子里那只在戏台上蹦蹦跳跳的小雀儿，就是她们生命现状的象征。

龄官说贾府是个“牢坑”。

我们知道，《红楼梦》写大观园，隐隐有一种“世外桃源”的意味；至少，在贾府的危机爆发、大厦将倾之前，大观园隔绝了凶险的人间风雨，庇护了贾宝玉、林黛玉这些公子、小姐。但它的美好并不属于奴仆。

那么，为什么多数女孩不愿回家呢？她们说出了自己的理由：有人说父母虽在，但他们只以卖我们为事，这一去还被他们

在《随园诗话》读到一则：“乙未冬，余在苏州太守孔南溪同年席上，谈久夜深，余屡欲起，而孔苦留不已，曰：‘小坐强于去后书。’予为黯然，问是何人所作。曰：‘任进士大椿《别友》诗也。首句云：‘无言便是别时泪。’”

这两句平易的诗，一下叩中心里某一根弦，教眼睛一热。老男人对所拥有的人、物与自身情感，一路做减法，所余无多。以朋友论，就那么几个，少下去是绝对的。本来，可另行物色，补充新血，然而，何其艰难！关于朋友这人生最后可供自由选择的物种，我的至交有名言：“越老越交不起。”不是经济问题，并非怕对方请吃了私房菜无法回请；也不



夜光杯

是感情问题，彼此没有断袖癖，而是担当，是道义上的义务。除非维持在“泛泛”的水平，一旦深交，同气相应下去，难免接近生死与共。而老年多事，要牵挂，思虑，支援，安慰，拨起萝卜带起泥，顾及对方的配偶和后代。你有个三长两短，人家也少这般的。平添多少纠葛？精神、体力和钱包（对不起，还是不能免俗）对付得了吗？

老男人的友情，以平淡为基调。男人表达感情，远较女性含蓄，两个白头人更不会一见面就搂在一起说“好想你”。“相见亦无事，不来常思君”，恰切地表现了这种状态。说“无事”嫌笼统，“事”是有，从国家兴亡到私密情事。但“无事”，不说也心照。相见绝对必要，不然心里不踏实。

交情动辄以半个世纪计算的男人，晚年的默契得自岁月的“厚积”。从青春到中年，交流的频繁和坦率，老来忆起，直呼“不可想象”！我家乡三个男子，二十郎当岁结交，发誓当诗人。晚上在一起不知抓腕多少黑炭，要拼出一首朗朗诵诗《大瀑布之歌》。鸡已叫头遍，灵感耗尽，廉价烟丝抽完，连烟蒂也拆开来再卷一次，

以天渊之别、判若云泥用作形容，似不为过。爸妈在毛衣厂上班，没有日夜，没有假期，所以我和哥哥不得不养成独立的性格，从小学一年级起便自个上下学，洗衣服和做饭吃。

然养成独立性格，却做多做事不怕吃亏，在待人接物上进退得宜，这些都要感谢曾经教导我的老师。尤其是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周国瑞老师，周老师教我们语文和数学，她常教导我们，人没有贵贱之分，生活条件差日后可以凭着努力而改变，吃苦也是常有的事，跌倒不要怕痛，再次站起来继续前进就好。而努力读书争取好成绩固然重要，良好的行为更必须放在好成绩的前面，要学会待人处事，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，凡做事要积极投

10月1日的夜晚，离周洁的先生去美国并决定接她回来已经整整一个半月，我好想她……我给她的先生发去问候，却收到了回复：“周洁今晚走了。”我大惊失色。“今晚我找不到周洁了，她离开我们去了天堂。”这条微信如晴天霹雳一般，击中了我。

与周洁相识在2008年的一个下午。当时在上海教育电视台工作的我，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，邀请记者前去报道周洁舞蹈学校的一场活动。来电者是周洁。从此我们开始了交往。周洁舞蹈学校位于长宁社区学院内，装饰以她最爱的紫色和白色，脱俗雅致。在这里，我们畅谈各自的童年与成长的经历，畅想对文化交流、艺术教育事业的追求，许多的默契与共识使我们经常相视而笑。旅美期间，她对中国舞蹈的华美演绎惊为天入，不少国家家长找到她，希望她能为自己的孩子传授舞蹈。这件事情促使她萌发了在当地办舞蹈学校的想法，也使得她的职业角色发生了重大的转型——从杰出的舞蹈艺术家，成为北美最有影响力的华人舞蹈学校的创办者。事实上，她心中承载的，远远不止一所学校。在长宁的校区，白桦、陈钢、陈维亚、胡雪桦等著名作家、艺术家时而来访，可谓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，沙龙的女主人，那位身形柔弱、却眼神坚毅的美丽女子，向朋友们讲述着她的艺术教育蓝图、以舞为媒的民间外交梦想、多年旅居海外的家国情怀。

2015年的暑期，周洁邀请我去休斯敦休假，住在她的家中。我目睹和见证了她创办的“中美杯”全球青少年艺术大赛全程。这是休斯敦首个由华人艺术家发起、多国多地青少年汇集的盛会，是当地规模最大、规格最高的国际性艺术大赛。活动在世界各地组织和选拔了近千名孩子，在休斯敦汇聚一堂，展现才华、交流情谊、传播文化。活动轰动全城，盛况空前。在休斯敦，中国人喜爱她，美国人敬重她。国会议员 Al Green 称她为“得州

烧了。诗还是难产，绕室彷徨，接受蟋蟀的讥笑。“烟没得抽，所以思路断了！”有人发现了症结，于是出门，煮熨的星光下，拔了几棵貌似可启发诗思的枯狼尾草，回去碾碎，用烟纸卷起来。抽一口，一起呛出惊天动地的咳嗽。

老男人心里最在乎的，是相知。“伯牙鼓琴，志在登高山，钟子期曰：‘善哉，峨峨兮若泰山。’志在流水，曰：‘善哉，洋洋兮若江河。’”彻底地懂得，无保留地欣赏对方，这样的高级友情，不是普通人都有幸获致。次一等的，观点一致，意气相投，喝咖啡时默默对坐两个小时。

上文所引的“无言便

我心中的

一代舞神

陆生

她尚在年少便名扬天下，却低调谦逊、质朴无华，做事必躬亲，待人至善至诚。有一次卢燕老师回国，为了给卢燕老师挑选一件合适的中式上衣，她跑遍了巨鹿路、茂名路一带的精品服装店；演出之前，她会俯身帮助孩子们一一整理蝴蝶结。我们一起逛街，穿过一排奢侈品专柜，她无意间说起：“我从来不用它们，我买大牌都是送给朋友的。”她用心熨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却经常忘记了自己。

我们曾有许多立志共同完成的心愿：我许诺要为她写作一本生平传记；我们相约携手打造中美儿童艺术盛典……2015年底，突如其来的病情改变了一切。在一次常规的体检中，她被查出罹患肺部肿瘤。在上海动完手术后，又前往休斯敦进行康复治疗。这个过程漫长而痛苦，她承受着来自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折磨与压力，却仍然竭力保持着平静和优雅，宽慰着我们。深爱着她的先生，一直在身边默默而专注地守护着她。今年7月，在美国陪伴她的先生刚刚回国，并带回了“情况稳定、一切安好”令人振奋的消息。然而，毫无预兆的，病情突然间恶化，先生刚结束隔离期又转身赴美，克服了由于疾病和远程飞行带来的种种艰辛和困难，陪周洁回到祖国。

10月3日，周洁的先生在朋友圈发文：“10月1日晚周洁抽去了我的魂，我失去了我的挚爱。说好的，我们要白头偕老的，当你临终在我怀中看着我时，我明白，天堂没有病痛，天堂要有最美的舞蹈家……”对于爱她的人，这一刻痛彻心扉。我的好姐姐——周洁，她把对真善美的追求，把对祖国和舞蹈的挚爱，永远地留在了我们的思念里。



周洁



秋日品蟹（重彩画）李守白作

是别时泪，小坐强于去后便当吗？说完，沉默就是别泪。记起知青年代一位朋友，他常常踱进我家，不必打招呼，我坐在藤椅上看书，至多眉毛挑一下，意思是：“来了？”他从书架抽出一本书，坐在板凳上读，互不干涉，直到时间到了，他说，走了！五十年后，一次，我回国长住结束，明天返美。他非要给我钱行。席间他才透露，近几天尿血以公升计，本来今天去检查，但改为明天。临别，我紧紧拥抱他，此生第一次对同性如此亲密，嶙峋瘦骨刺痛了我，我的心发抖。无言，只有无穷尽的牵挂。

写到这里，愧疚涌上心头。不多的老友，疫情中闲居，却也疏于问候，十分不该。老男人的友情是植物，它的需求不会直接道出，须细心体悟，哪怕不叨扰，也要让对方知道，心里有他。

花枯了，花又开了，时光逐着火轮子不断地向前。过去的，像快车窗外的风景，持续往身后退去，速度越快就显得更模糊而无法定焦细看。童年有多遥远？只有年龄可以丈量出准确的距离。

爸妈不是农民是工人，所以我生在农村，却不知农事。不过在秋收的时候，在堂前看着农邻晒谷打谷，是时有的。且偶尔同伴会尾随着板车，伺机抓住潜伏在稻穗上的蚱蜢，再带回去除去蚱蜢的翅膀，火烤而去。

平日更常齐聚田边的小径上玩泥巴，把黏软的泥巴捏成小碗，再将碗口朝下向地上用力一摔，时大时小“啪”的一声，大家就可

乐个半天。至于在盛夏荔枝园红的季节里，还会相约带着装满水的玻璃瓶子到荔枝园里去，在地上仔细搜寻土穴，一旦发现蟋蟀的踪迹，大家便会用水灌土穴，逼它钻出地面而生擒。当然接下来的斗蟋蟀，就看谁抓到的比较勇武。

然这些农村的儿童生活，随着移居香港而渐远。

在定居香港前，妈妈和我有一段短暂时间停留在澳门，因为是暂居，所以我没有上学也就没有玩伴。因为生活不容易，所以妈妈常领一些塑胶花回来“穿胶花”，这“客厅即工厂”，是那个时代全世界中下阶层人民普遍的现状。将大小中小的花瓣错落顺序叠过，加上花芯花托，塑胶枝枝中间一穿一扣紧，配上几片绿叶，一

朵鲜花便“长”成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小小的拇指食指难免感到疼痛，然时间久了，皮长厚了，也就没什么感觉，穿花

童年

叶国威

的速度因此更迅速。由于我平日无事，就以穿塑胶花为娱乐，一则打发时间，一则还可帮补家用。

半年后终于由澳门到香港和爸爸、哥哥团聚。但住的环境比起在内地上差太远了，我们住在12平方米的房间，一张上下铁架床，床下堆满一盒盒装着衣服的水果箱，一张折叠饭桌张开，就完全没有空间了。生活环境的改变与落差，

入，多做事也不必计较，吃亏便是占便宜。周老师还说她为什么会常常带她家孩子的玩具给班上同学玩，就是希望她的孩子学会知足和懂得分享，所以她也同样希望同学们能够如此。

记得那年我们班一半的同学都是来自内地的新移民，家境并不富裕，对变形铁甲等时尚新奇昂贵的玩具，是我们从来只能站在橱窗远远观，不敢奢求的。然周老师确实待我们很好，常常会带不同的玩具到班上来，更常作为礼物奖励学业与行为有进步的我们。

时光逝远了，翻开毕业留言纪念本：“国威同学：自强不息——共勉之”，感念的是周老师的身教和言教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，是牛郎织女的故事，也是爱情的象征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人们会举行各种庆祝活动，表达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。七夕不仅是爱情的节日，也是家庭团聚的时刻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七夕提醒我们要放慢脚步，珍惜身边的人和事。七夕的传说源远流长，它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爱情的永恒追求。在这个七夕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。